

夏树静子 著

# 爱的终结



# 爱的终结

〔日〕 夏树静子 著

戴璨之

郭来舜

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爱的终结

[日] 夏树静子 著

戴 璨 之  
郭 来 舜 译

\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石岘造纸厂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6,000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790册

ISBN 7-206-00106-8 / I · 23

定价：2.20元

## 日本的大众文学

尾崎秀树

日本的大众文学范围很广，包罗了历史小说、现代（家庭、爱情）小说、推理小说、科幻小说、滑稽·明朗小说、纪实小说等。诸类归一，统称为大众文学，是始于一九二〇年代后半。

大众文学的形成与纯文学较然不同。日本的大众文学本来就是和纯文学分别确立、发展的，它的基础是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大规模传播媒介（mass media）的成熟。

大众文学的确立时期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，是关东大地震（一九二三年）之后一、二年诞生的新兴文学。

日本的经济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暂繁荣，很快便趋向衰落，遭到严重的不景气，唯有大规模传播（mass communication）产业欣欣向荣。由于铅字铸造机和高速轮转机的备置、凹版印刷的采用、通讯技术的改善，报纸对全国的影响加强了。充实社会版，扩大家庭、娱乐、体育新闻等专栏，适应了新的大众读者的要求。尽管关东大地震遏阻了这种倾向，但大规模传播迅速从废墟上恢复，而且盛况空前。《大阪每日新闻》、《大阪朝日新闻》的发行量都超过百万

份。连载小说也迎合读者的口味，促进了新文学的诞生。在月刊杂志方面，《国王》等群众性的大型杂志创刊了。创刊号印数就达到七十五万册，这在日本杂志史上是创纪录的。《国王》月刊上，不仅有村上浪六、渡边霞亭等明治时代以来的大家操觚，而且荟萃了吉川英治、下村悦夫等新秀。接着，报社系统的周刊杂志也相继创刊。以日报、周刊杂志、月刊杂志等大规模传播媒介为园地，大众文学争芳斗艳。

以往一直被称作新评书、通俗读物、被视为庸俗的大众性文学，时来运转，大众文学家也怀着新的自觉执笔写作了。最初是组织了大众文学家联谊团体——二十一日会，并出版了机关刊物——月刊《大众文艺》。参加者有这一时期大众文学的主要作家白井乔二、本山获舟、长谷川伸、国枝史郎、平山芦江、江戸川乱步、小酒井不木、正木不如丘、矢田插云、土师清二、直木三十五等。以这些作家为主，出版了《大众文学全集》，大众文学的存在为社会所认可。

大众文学，在形态上是大量生产、大量传递、大量消费的大规模传播文学，其本质是着眼于普及和提高为大众的文学。一位先驱作家曾说过：“纯文学是为作家本人的文学，而大众文学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作的文学。”优秀的作家总是先考虑大众的需要，然后将这种需要在作品中具体化，再供给读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大众文学作家就是以创作的形式来表达大众的喜好和愿望的代言人。

在近代化道路上起步较晚的日本，以先进的西方为模式，奋力赶超，从上层强行推进近代化。在文学方面，这种倾向也彰明较著，把近世以来文学的大众性传统当作落后的东西抛弃，追求文学近代化。这样，文学的大众性传统变成

潜流，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在文学上出现了差异，知识阶层需要的东西和大众需要的东西越来越隔绝。纯文学作为知识阶层文学，以确立近代的自我为命题，产生了二叶亭四迷以来的优秀作品。而文学的大众性传统，被贬低为庸俗的东西。要克服偏见、恢复传统的活动，就是大众文学。

日本的大众文学，继承明治时代以村上浪六、冢原涩柿园、碧琉璃园（渡边霞亭）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，以菊池幽芳、村井弦斋等为代表的通俗小说、以黑岩泪香等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的源流，并吸收白柳秀湖、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、社会活动家所倡导的社会评书、新评书（直接出版的评书，是评书的革新），形成巨大的文学山脉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法国作家雨果、大仲马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作品的影响，以及大众性歹徒小说和中国传奇的刺激，大众文学的内容也充实起来。

在大众文学的确立时期，历史小说是中心，而家庭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被排除在外。随着大规模传播手段的成熟，出现了能驾驭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两者的作家，侦探小说也跻身于大众杂志，被囊括到大众文学整体之中。

日本的大众文学发轫于历史小说，是与大众文学志在复兴近世以来文学的大众性传统有关。由于大正时代民主主义高涨，民众开始具有社会意识，他们要求用文艺来发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不满。虽然也有一部分群众自觉地直接诉诸争议和游行，但大部分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，便要求在大众性文艺作品中寻求不满的发泄口。家庭爱情小说倾向于描写风俗，能引起读者共鸣，但并未达到消解不满，于是这一要求就转向历史小说。以历史为素材的历史

小说，虽不允许过分改动历史面貌，但历史上的空白之处非常多，借古讽今是可能的，有助于不满的消解。历史小说是剑的文学，但那不是残杀，大都是铲除邪恶的反抗之剑。不过，与纯文学读者相比，当时的大众读者文学修养还很低，为了不脱离通俗，大众文学有违宿愿，创作带有偶然性、人为性，艺术上不及纯文学的水准。

经过昭和前期（一九三〇年代前期）的成熟时期，家庭爱情小说与历史小说成为大众文学的两大支柱。随之逐渐摆脱通俗性，而纯文学作家也涉足其间，使大众文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然而，由于非常局势强化管制，战时更进一步镇压言论、统制文化，大众文学无法充分实现其可能性，一切都留待战后的了。

战后的大众文学从天皇制禁锢下解放出来，开始向传统的秩序和道德挑战。田村泰次郎的“肉体派宣言”就是一个表现。织田作之助主张“可能性的文学”，断然与志贺直哉所代表的私小说传统决裂。他质问：日本文学中可曾有过《一千零一夜》和《十日谈》所滥觞的、小说本来应具备的趣味性么？他认为，排斥虚构性和偶然性的艺术观已经过时，应该恢复小说的趣味性。

这一主张继承了横光利一在一九三五年前后提倡的“既是纯文学，又是通俗小说”的观点。在“纯粹小说论”盛行之际，参加论战的坂口安吾曾进一步发展了横光利一说，认为：“趣味性本身毫无通俗与纯粹之分，纯粹性绝不会因趣味性而通俗化。”不过，他们的提倡结出果实却是在战后。

虽然美国占领下言论统制接踵而来，但杂志相继创刊，满足了长期以来大众对文学的饥饿感。《日本小说》、《小说新

潮》、《苦乐》的创刊推动了大众文学的发展。这些杂志都是在一九四六、四七年创刊的。《苦乐》的“编后记”提出了“意在构筑社会人的文学”的宗旨。《日本小说》也同样申明，“要把基点较高的小说从狭小的实验室解放出来，为更大的多数所有”。《小说新潮》则立志“使小说文学更上一层楼，开拓新领域。既不堕入通俗，又不附庸风雅。作为娱乐的小说，要别开生面，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现代小说所肩负的人生教师的使命”。

于是，以这些杂志为母体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，创作出既立足大众性、又保持艺术水准的中间小说、风俗小说。与此同时，以当时主要的大规模传播媒介——报纸为舞台，新型的风俗社会小说不断发表，如织田作之助的《星期六夫人》、狮子文六的《自由学校》、石坂洋次郎的《绿色山脉》和《山岗花盛开》、大佛次郎的《归乡》等，都轰动一时。《自由学校》反映战后混乱的社会状况，描绘了夫妻的家庭生活。《山岗花盛开》通过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轻姑娘和她的当了家庭主妇的姐姐的形象，描写了战后社会。《归乡》是让满身战争伤痕的人物登场，对战后的混乱予以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批判。

继杂志和报纸之后，周刊上连载小说也大受欢迎。吉川英治的《新平家物语》、源氏鸡太的《三等董事》等，风行一时。《新平家物语》以叙事诗的结构讲述了源平动乱的时代，而《三等董事》是描写财阀解体后企业内部纠葛的职员小说。

进而广播和电视的普及、发达也影响了小说。菊田一夫把广播剧剧本编写成小说《请问芳名》引入爱读。出版界为抗衡电视而创办的周刊杂志上，各种连载小说也硕果累累。



为对抗文化视觉化倾向，除了出版周刊杂志，出版界还采取了起用业余作家、作家影视化、文学奖橱窗化、妇女杂志大型化等措施。

在作品方面，历史小说有了新进展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风靡，涌现出《挽歌》的作者原田康子、《人的条件》的作者五味川纯平、《冰点》的作者三浦绫子等，较之以前有所突破。

战后大众文学增强了“现代性”、“风俗性”、“记录性”三要素，进而又产生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。体验过漫长战争的日本读者需要有现实感的作品，而电视的那种临场感更激起读者对纪实性作品的关心，促进了“调查而来的小说”的诞生。推理小说的流行，也使得运用这种手法来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日见其多，并出现了反映国际性企业竞争和政治性经济恐慌的小说。

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的特点是提高了现代性，更加注意以现代感觉去捕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。从山本周五郎到司马辽太郎，作家如云，十分活跃。他们不仅仅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，而且注意从出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来反映现代人。

战后过了近二十年，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作者们开始趋向风俗性。为了深化各自的主题，他们更加关心风土性和传统性。五木宽之、野坂昭如、井上厦等新作家，科幻小说领域的小松左京、筒井康隆等，超短篇小说作家星新一、传奇科幻小说作家半村良等，如群星灿烂。

这样一来，区分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不明确了，两者都增强了大规模传播文学的性格。但大众文学被称之为娱乐（entertainment）了，确立时期（一九二〇年代）所具有

的生气减弱，代之的是呈现出多样的方向。

反映现代社会的复杂，大众文学以多种多样的形式。除了科幻小说、推理小说、历史小说、风俗小说之外，还有纪实小说、传记小说、非虚构小说（基于事实的小说，故事性比报告文学强）等，如此纷纭，想以一维的形式来把握其全貌是不容易的。但这也是反映大众的喜好、回答大众的要求、与大众一同前进的大众文学的必然形态，尽管令人对今天的大众的小说（romance）有如梦之感。

这套《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》，以大众文学两大支柱之一的现代小说为主，所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发表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爱读的代表作。

现代小说继承了明治时代家庭小说以来的文学遗产。明治时代的家庭小说产生于明治二十年代后期。立足于现代的认识，则往往以为是通俗的家庭、爱情小说，其实，它本是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都能欣赏的家庭的小说。从明治到大正时代，尾崎红叶的《金色夜叉》、德富芦花的《不如归》、菊池幽芳的《己之罪》、村井弦斋的《食道乐》、小杉天外的《魔障痴情》、小栗风叶的《青春》、泉镜花的《妇系图》、渡边霞亭的《漩涡》等作品接连问世。主要是发表在报纸上，也有改编为早期话剧上演的，广受欢迎。

众所周知，《金色夜叉》是以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明治中期的世态和风俗为背景，描写金钱的力量使一对男女误入歧途的悲剧。女主人公阿宫被钻石戒指诱惑，抛弃了未婚夫贯一，而贯一为了复仇，变成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。当上富豪夫人的阿宫重新认识到对贯一的爱，苦恼不已。这一主题进而影响到大正、昭和时代的通俗小说家菊池宽，以《金色夜

又》为楷模，他写了《真珠夫人》。

明治时代，大众文学和纯文学尚未分化，优秀作家描写世态和人情，博得大众读者（尤其是妇女层）的好评。

大正时代堪称为发现女性和孩子的时代，同时也是大众这一存在被大书特书的时代。妇女杂志和儿童杂志纷纷创刊，大众杂志也全都面世，新作家们活跃在这些杂志上。

第三次、第四次《新思潮》派的久米正雄写作了《破船》、菊池宽发表了《真珠夫人》和《第二次接吻》、吉屋信子完成了《地垠》、《海角》、《天涯》三部曲，都在通俗小说的世界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。

其中，菊池宽是抱着明确的意图从事创作的作家，是把“人类的趣味”置于作品基础的前驱者。他批判文学陷入以身边琐事为主的私小说之中，丧失了小说本来具有的趣味性和主题感人的倾向，着意于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奇式小说。

此外，三上於菟吉、长田干彦、中村武罗夫、加藤武雄、牧逸马等作家也大显身手。而三上於菟吉和牧逸马等兼写历史小说的作家的出现，使包括了通俗小说（家庭、爱情小说）和历史小说的大众文学确定下来，是在昭和前期。当时加藤武雄列举了家庭小说的三个条件：有健全的道德；在家庭中大家都能读；即便是深刻的事实，最后也要讴歌道德的胜利。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治家庭小说以来的传统。

创作幽默小说的佐佐木邦、创作纪实小说的木村毅、创作侦探（推理）小说的江户川乱步等，在各个领域里各显其能。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当中，也有抱着艺术大众化的意识写作品的，如贵司山治、细田民树、林房雄、片冈铁兵等。

昭和十年前后，无产阶级文学受挫，大作家东山再起，艺术派发生质变，结果，大规模传播文学呈现一定的稳定状态。这时，横光利一提出“纯粹小说论”，给纯文学——大众文学的对立面以影响。

报纸和周刊也积极地起用纯文学作家，期望有助于大众小说质量的提高。山本有三的《波浪》《风》《女人的一生》、岸田国士的《由利旗江》、川端康成的《浅草红团》、横光利一的《寝园》等，都曾在报纸上引起轰动。一九三三年，尾崎士郎的《人生剧场·青春篇》在报纸上连载，这部描写青成飘吉的青春历程的长篇，并没有引起文坛多少善意的反响。然而，川端康成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说这部作品不仅表明了作者是如何生活的，而且，对于何谓长篇小说、何谓连载小说、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问题、成人（社会人）值得一读的小说的问题等，也是一个起到灯塔作用的收获。

战争期间，不允许自由的创作活动，许多作家被编入战时体制，所以值得评价的作品非常少。事实上，也有的作家顽强抵抗，继续进行不指望发表的写作。

战后，大众文学首先复兴的是风俗小说。战前的风俗小说大都是描写风俗的表层，而到了战后，从种种禁忌中解放出来，讽刺世情的东西增多，为生活在混乱时代的战后大众读者所喜爱。不过，进入昭和三十年代以后，战后的特点才更为鲜明。剑客小说再起，社会派推理小说勃兴，业余作家们崭露头角，在铅字媒介的改观中，这种倾向日见显著。与五味康祐、柴田鍊三郎前后登上文坛的松本清张，一改以往推理以解谜为主体，把重点放在动机（个人的、社会的）上，着眼于事件的社会性、政治性问题。《点和线》等就是硕

果，把人们的注意都吸引到推理小说上来。原田康子的《挽歌》是以边陲小镇铜路为背景，描写一个年轻女性的青春彷徨，具有不同于过去日本式抒情的风格。五味川纯平的《人的条件》，通过一对男女的生活，探讨了战争与人的问题。这部六卷的长篇巨著拥有广大的读者，是因为读者也都有曾经挣扎在战争中的痛苦感受。

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作者还有梶山季之、水上勉、邦光史郎、黑岩重吾等。他们逐渐明确了各自的方向，开拓了企业、风土、古代史等方面的题材。

到了昭和四十年代，被称作“新战后派”的归国派或废墟、黑市派活跃，引人注目。其代表作家是五木宽之和野坂昭如。远离祖国的意识，是上海出生的生岛治郎和在东北遭逢战败的大藪春彦所共通的。也可以说，他们是要从非日本的土壤逼近日本的土壤，用国际性视野来看待日本，从而扩展了文学领域。

渐渐开始用娱乐 (entertainment) 来称呼大众文学的这一时期，大众文学更加多样化。创作山岳小说的新田次郎、创作动物小说的户川幸夫、创作经济小说的城山三郎等，举世瞩目。而后进入昭和五十年代，反映信息社会的状况，小说的情报化加强，非虚构作品大受欢迎。

森村诚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、筒井康隆的讽刺性荒诞科幻小说、小松左京的政治小说和未来科幻小说等，也都是基于现实感，值得一读。界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畛域湮灭了，为反映多样化社会，他们在创作种种倾向的作品。但是，大众文学的主要目的并未改变，仍然是取决于大众之所好，慰藉大众。

(李 翟 译)

## 目 录

序 章	.....	( 1 )
第一章	玻璃蔷薇.....	( 11 )
第二章	飞往札幌的五八五航班.....	( 44 )
第三章	第二次失踪.....	( 54 )
第四章	望乡庄十五号房间.....	( 82 )
第五章	失踪的背景.....	( 111 )
第六章	12-C 的女人.....	( 129 )
第七章	邂逅.....	( 147 )
第八章	过迟的理由.....	( 161 )
第九章	追踪的圆环.....	( 178 )
第十章	关门隧道.....	( 208 )
第十一章	美那子的轨迹.....	( 247 )
第十二章	残留的墙壁.....	( 281 )
尾 声	.....	( 302 )

## 序 章

新世纪航空公司五八五航班由东京飞往札幌的波音727客机，正在继续顺利飞行。

六月二十日晚九时五十分。

服务员田渊久子给驾驶室送完咖啡，回到位于客舱中部的备餐室中，不知为何从刚才起就忐忑不安，为了弄清原因，她悄悄向舱内看去。

舱内灯光开得很暗，大家都悄然无声，有几处点着看书用的小灯，一些乘客在看周刊杂志，但是满座乘客的大部分都是背靠座椅，闭着眼睛。

在濛濛细雨的东京机场，起飞推迟了五分钟左右，后来的飞行便都是按照预定航线，此刻正在飞越盛冈县一带的上空，再有二十分钟也许就可以在千岁机场上着陆。

然而，田渊久子从刚才开始——准确地说是十五分钟之前，也就是在送完饮料，回收好纸杯，服务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，不知为何，好象触到神经末梢，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不安，因此而心神不定。不过，那不是机器出毛病或是响声奇怪，这些直接关系到飞行的情况，仿佛是近在身旁，就在客舱的什么地方出现了某种异常似的。那是什么呢？

田渊久子二十九岁，大学毕业时进了航空公司，到今年为止整整飞行了七年，是个老手，明年要停止飞行，改为地勤，担任指导新手的工作，眼下在三名乘务员中她也是组

长。正因为如此，机内哪怕有一点可疑的情况，久子便首先感到咄地一下触及了心中的雷达。

但是，现在却不知其原因。

久子又一次仔细地扫视舱内。另外两名服务员——菊畑敏江和重松三千代，出现在通道上，菊畑敏江在后面，正在给乘客发放从架阁上取下来的毛毯，重松三千代在和前排的乘客谈着什么。

这时，“请系上安全带”的信号灯亮了，同时，驾驶室中也传来嗡嗡的信号声，久子把备餐室门口的话筒放在耳旁。

“积雨云就在附近，请系上安全带！”传来副驾驶员小久保清晰的声音。

“明白。”

久子挂上电话，拿起一旁的麦克风。这时，菊畑敏江回来了，她嘴唇动动，好象要说什么，但是察觉到已经发出系上安全带的通知，便原封不动地又向客舱方向走去。敏江也是老服务员，决定下个月辞职结婚。

久子通过麦克风催促乘客系上安全带，接着又进行了英语广播，但是只靠麦克风里的轻柔的声音，不会叫醒正在睡着的乘客，每逢这种时候，她们就在客舱中来回巡视，不叫醒正在睡觉的人，悄悄给他们系上安全带。

久子首先走到机舱最后，察看23——D座席上六岁女孩的情况，她叫向坂雪子，独自一人乘飞机——在职员们中间把这种客人称作“娇客儿”。最近，这种从三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单独旅行的制度，很有些受欢迎。有时是双亲因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行，其中也有父母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，而特意让他独自一人乘飞机的。旅行过程中，由航空公司负责



照料，因而在父母看来，或许反倒比不熟悉的同伴更让人放心。这种“娇客儿”占的座席一般都在最前排或最后排靠近服务员座椅的地方。

向坂雪子看来非常习惯于飞行，表情安详地孤自一人坐在座椅上，在久子帮忙之前，连安全带也系好了。

“马上就来啦。”说着，雪子露出一嘴虎牙，点点头。

接着久子扫视着通道两侧各有三排的乘客座席，向前走去。菊畑敏江照顾着餐厅附近，去年刚进公司工作的重松三千代照顾着前边。

当来到乘客座席的中央时，久子突然发现了莫名其妙不安情绪的原因，这种情绪一直盘踞在她的心头——原来12—C的座位空着，也没有行李！这个座位在通道左侧，面对机首方向，从前面数是第十二排，喝过桔子水的空纸杯还放在座席下面。

菊畑敏江走过来，捅捅久子的肩膀。高个子敏江那略带洋气、表情开朗的脸上也显出怀疑神色。她压低声音悄悄地说：

“这位乘客老早就不见了。”

“刚才我正想问一下田渊小姐，就听到发出系安全带的信号……”

“或许是上厕所了吧。”

这种可能性最大。在这架波音727—100型客机上，前部有一个、后部有两个厕所，使用时，门上的灯就亮了，外面可以看出里面有人。不过，现在三个灯都没亮。

“先检查一下吧。”敏江说。

久子也同意。因为现在已发出系好安全带的指示，原则